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海上花列傳 第十八回 添夾襖厚誼即深情 補雙臺阜財能解慍

按：陶玉甫聽得李漱芳咳嗽，慌忙至大床前揭起帳子，要看漱芳面色。漱芳回過頭來，瞋了玉甫半日，嘆一口氣。玉甫連問：「阿有啥勿適意？」漱芳也不答，卻說道：「耐個人也好個哉！我說仔幾轉，教耐昨日轉來仔末就來，耐定歸勿依我。隨便哈閑話，搭耐說仔，耐祇當耳邊風。」玉甫急分辯道：「勿是呀，昨日轉來末晚哉，屋裏有親眷來浪，難末阿哥說：『阿有啥要緊事體，要連夜趕出城去？』我阿好說啥哩？」漱芳鼻子裏「哼」的一聲，說道：「耐勳來搭我瞎說！我也曉得點耐脾氣。要說耐外頭再有啥人來浪，故也冤枉仔耐哉。耐總不過一去仔末就想勿著，等耐去死也罷、活也罷，總勿關耐事，阿對？」玉甫陪笑道：「就算我想勿著，不過昨日一夜天，今朝阿是想著仔來哉？」漱芳道：「耐是勿差，一睏困下去，困到仔天亮末，一夜天就過哉。耐阿曉得困勿著了，坐來浪，一夜天比仔一年還要長點哩！」玉甫道：「總是我勿好，害仔耐。耐勳勳氣。」

漱芳又嗽了幾聲，慢慢的說道：「昨日夜頭，天末也討氣得來，落勿停個兩。浣芳哩，出局去哉。阿招末，搭無裝煙。單剩仔大阿金，坐來浪打磕銃。我教俚收拾好仔去困罷。大阿金去仔，我一干仔就榻床浪坐歇，落得個兩來加二大哉！一陣一陣風吹來，玻璃窗浪，乒乒乓乓，像有人來，連窗簾纔卷起來，直卷到面孔浪。故一嚇末，嚇得我來要死，難末祇好去困。到仔床浪哩，陸裏困得著嘍？問壁人家剛剛來，啾擺酒、豁拳、唱曲子，鬧得來頭腦子也痛哉。等俚啾散仔臺面末，臺子浪一祇自鳴鐘，跌篤跌篤。我勳去聽俚，俚定歸鑽來裏耳朵管裏。再起來聽聽兩末，落得價高興。望望天末，永遠勿肯亮個哉。一徑到兩點半鐘，眼睛算閉一閉。坎坎閉着眼睛，倒說道耐來哉呀，一肩轎子抬到仔客堂裏。看見耐轎子裏出來，倒理也勿理我，一徑望外頭跑，我連忙喊末，自家倒喊醒哉。醒轉來聽聽，客堂裏真個有轎子釘鞋腳地板浪聲音，有好幾個人來浪。我連忙爬起來，衣裳也勿著，開出門去，問俚：『二少爺啥？』相幫啾說：『陸裏有啥二少爺嘍？』我說：『價末轎子陸裏來個嘍？』俚哄說：『是浣芳出局轉來個轎子。』倒撥俚啾好笑，說我困昏哉。我再要困歇，也無撥我困哉，一徑到天亮，咳嗽勿曾停歇。」

玉甫攢眉道：「耐啥實概嘍。耐自家也保重點個哩。昨日夜頭風末來得價大。半夜三更勿著衣裳起來，再要開出門去，阿冷嘍？耐自家勿曉得保重，我就日日來裏看牢仔耐，也無麼用嘍。」

漱芳笑道：「耐肯日日來裏看牢仔我，耐也祇好說說罷哉。我自家曉得命裏無福氣。我也勿想啥別樣，再要耐陪我三年。耐依仔我，到仔三年我就死末，我也蠻快活哉。倘忙我勿死，耐就再去討別人，我也勿來管耐哉。就不過三年，耐也勿肯依我，倒說道，『日日來裏看牢仔我！』」玉甫道：「耐說說末就說出勿好來哉。耐單有一個無姆離勿開。再三四年，等耐兄弟做仔親，讓俚啾去當家，耐搭無姆到我屋裏向去，故末真個日日看牢仔耐，耐末也稱心哉。」

漱芳又笑道：「耐是生來一徑蠻稱心，我陸裏有故號福氣？我不過來裏想：耐今年廿四歲，再歐三年，也不過廿七歲。耐廿七歲討一個轉去，成雙到老，要幾十年啾。該個三年裏向，就算我冤屈仔耐也該應嘍。」玉甫也笑道：「耐瞎說個多花啥，討轉去成雙到老就是耐嘍。」

漱芳乃不言語了。祇見李浣芳蓬著頭，從後門進房，一面將手揉眼睛，一面見玉甫，說道：「姐夫，耐昨日啥勿來嘍？」玉甫笑嘻嘻拉了浣芳的手過來，斜靠著梳妝臺而立。漱芳見浣芳祇穿一件銀紅湖縐摺身子，遂說道：「耐啥衣裳也勿著嘍？」浣芳道：「今朝天熱呀。」漱芳道：「陸裏熱嘍，快點去著仔哩！」浣芳道：「我勳著，熱煞來裏。」

正說著，阿招已提了一件玫瑰紫夾襖來，向浣芳道：「無姆也來供說哉，快點著罷。」浣芳還不肯穿。玉甫一手接那夾襖替浣芳披在身上，道：「耐歇歇就著仔，晚歇熱末再脫末哉，阿好？」浣芳不得已依了。阿招又去舀進臉水請浣芳捕面、梳頭，漱芳也要起身。玉甫忙道：「耐再困歇哩，天早來裏。」漱芳說：「我勳困哉。」玉甫祇得去扶起來，坐在床上，復勸道：「耐就床浪坐歇，俚說說閑話倒無啥。」漱芳仍說：「勳。」

及至漱芳下床，終覺得鼻塞聲重，頭眩腳軟，惟咳嗽倒好些。漱芳一路扶著桌椅，步至榻床坐下，玉甫跟過來放下一面窗簾。大阿金送上燕窩湯，漱芳祇呷兩口，即叫浣芳喫了。浣芳新妝既罷，漱芳方去捕起面來。阿招道：「頭還蠻好來裏，勳梳哉。」漱芳也覺坐不住，就點點頭。大阿金用棍子蘸刨花水略刷幾刷，漱芳又自去刷出兩邊鬢腳，已是喫力極了，遂去歪在榻床上喘氣。

玉甫見漱芳如此，心中雖甚焦急，卻故作笑嘻嘻面孔。單有浣芳立在玉甫膝前，默默的祇向漱芳默看。漱芳問他：「看啥？」浣芳說不出，也自笑了。大阿金正在收拾鏡臺，笑道：「俚末看見阿姐勿適意仔，也勿起勁哉，阿曉得？」浣芳接說道：「昨日蠻好來裏，纔是姐夫勿好嘍，俚勿來個。」說著便一頭撞在玉甫懷裏不依。玉甫忙笑道：「俚哄騙耐呀。無啥勿適意，晚歇就好哉。」浣芳道：「晚歇再勿好末，要耐賠還個好阿姐撥俚。」玉甫道：「曉得哉，晚歇我定歸撥耐個好阿姐末哉。」浣芳聽說方罷。

漱芳歪在榻床上，漸漸沉下眼睛，像要睡去。玉甫道：「原到床浪去困罷？」漱芳搖搖手。玉甫向藤椅子上揭條絨毯，替漱芳蓋在身上，漱芳憎道：「重。」仍即揭去。玉甫沒法，祇去放下那一面窗簾。還恐漱芳睡熟著寒，要想些閑話來說，於是將鄉下上墳許多景致，略加裝點，演說起來。浣芳聽得津津有味，漱芳卻憎道：「撥耐說得煩煞哉，我勳聽。」玉甫道：「價末耐勳困哩。」漱芳道：「我勿困著末哉，耐放心。」玉甫乃在榻床一邊盤膝而坐，靜靜的留心看守。但害得個浣芳坐不定、立不定，沒處著落。漱芳叫他外頭去自相歇，浣芳又不肯去。

一會兒，大阿金搬中飯進房。玉甫問漱芳：「阿喫得落？喫得落末喫仔口罷。」漱芳說：「勳喫。」浣芳見漱芳飯都不喫，祇道有甚大病，登時發極，漲得滿面緋紅，幾乎吊下眼淚。倒引得漱芳一笑，說浣芳道：「耐啥實概嘍，我還勿曾死哩。故歇喫勿落末，晚歇喫。」浣芳自知性急了些，連忙極力忍住。

玉甫因浣芳著急，也苦苦的勸漱芳多少喫點。漱芳祇得令大阿金買些稀飯，喫了半碗。浣芳也喫不下，祇喫一碗。玉甫本自有限。大家喫畢中飯，收拾洗臉。玉甫思將浣芳支使開去，恰好阿招來報說：「無姆起來哉。」浣芳猶自俄延。玉甫催道：「快點去罷，無姆要說哉。」浣芳始訕訕的趨起而去。

浣芳去後，祇有玉甫、漱芳兩人在房裏，並無一點聲息。不料至四點多鐘，玉甫的親兄陶雲甫乘轎來尋。玉甫請進房裏，相見就坐。雲甫問漱芳：「阿是勿適意？」漱芳說：「是呀。」大阿金忙著預備茶碗，雲甫阻止道：「我說句閑話就去，勳泡茶哉。」乃向玉甫道：「三月初三是黎篆鴻生日，朱謫人分個傳單，包仔大觀園一日戲酒。篆鴻末常恐驚動官場，勿肯來，難末謫人另合一個公局，來啾屠明珠搭。勿多幾個人，俚兩家頭也來海。我為此先搭耐說一聲，到仔初三日腳浪，大觀園裏也勿必去哉，屠明珠搭定歸要到個。」

玉甫雖諾諾連聲，卻偷眼去看漱芳。偏被雲甫覺得，笑問漱芳道：「耐阿肯放俚去應酬歇？」漱芳不好意思，笑答道：「大少爺倒說得詫異。故是正經事體，總要去個，俚阿有啥勿放俚去嘍？」雲甫點頭道：「故末勿差。我說漱芳也是懂道理個人，要是正經事體也拉牢仔勿許去，阿算得啥要好嘍？」漱芳不好接說，含笑而已。雲甫隨說：「我去哉。」玉甫慌忙直站起來，漱芳送至簾下。

雲甫逕出門外上轎，吩咐轎班：「朱公館去。」轎班俱係稔熟，抬出東興里，往東進中和里。相近朱公館，朱謫人管家張壽早已望見，忙跑至轎前稟說：「倪老爺來啾尚仁里林家。」

雲甫便令轉轎，仍由四馬路徑至尚仁里林素芬家。認得朱謫人的轎子還停在門首，陶雲甫遂下轎進門。到了樓上房裏，朱謫人迎著，即道：「正要來請耐。我一干仔來勿及哉，屠明珠搭耐去辦仔罷。」陶雲甫問如何辦法。朱謫人向身邊取出一篇草帳，道：「倪末兩家弟兄搭李實夫叔侄，六個人作東，請于老德來陪客。中飯喫大菜，夜飯滿漢全席。三班毛兒戲末，日裏十一點鐘一班，

夜頭兩班，五點鐘做起。耐說阿好？」陶雲甫道：「蠻好。」

林素芬等計議已定，方上前敬瓜子。陶雲甫收了草帳，也就起身，說：「我還有點事體，再見罷。」朱藹人並不挽留，與林素芬送至樓梯邊而別。

素芬回房，問藹人：「啥事體？」藹人細細說明緣故。素芬遂說道：「耐請客末勿到該搭來，也去拍屠明珠個馬尼，阿要討氣？」藹人道：「勿是我請客，倪六個人公局。」素芬道：「前日仔倒勿是耐請客？」

藹人沒得說，笑了。素芬復道：「倪該搭是小場花，請大人到該搭來，生來勿配。耐也一徑冤屈煞哉。難末揀著個大場花，要適意點啲。」藹人笑道：「難末真真倒詫異哉。我阿曾去做屠明珠，耐啥就喫醋嘍？」素芬道：「耐要做屠明珠去做末哉啲，我也勿曾拉牢仔耐。」藹人笑道：「我就勿說哉，隨便耐去說啥罷。」素芬鼻子裏哼了一聲，咕嚕道：「耐末去拍屠明珠個馬尼，屠明珠阿來搭耐要好嘍？」藹人笑道：「啥人要俚來要好？」素芬仍咕嚕道：「耐就擺仔十個雙臺，屠明珠也無啥希奇。搭耐要好末勿見好，情願去做鏟頭客人。上海灘浪也單有耐一個。」藹人笑道：「耐勸動氣，明朝夜頭我也來擺個雙臺末哉。」

素芬默著臉，也不答言。藹人過去攙了素芬的手，至榻床前，央及道：「搭我裝筒煙哩。」素芬道：「倪是毛手毛腳，勿比得屠明珠會裝哩。」口中雖如此說，卻已橫躺著拿簽子燒起煙來。

藹人挨在膝前坐了，又伏下身子向素芬耳朵邊低聲說道：「耐一徑搭我蠻要好，故歇為仔個屠明珠，啥氣得來？耐看我阿要去屠明珠？」素芬道：「耐是倒也說勿定。」藹人道：「我再去做別人，故末說勿定。要說是屠明珠，就算俚搭我要好末，我也勿高興去做俚。」素芬道：「耐去做勿做關倪啥事體，耐也勸來搭我說。」藹人乃一笑而罷。

素芬裝好一口煙，放下煙槍，起身走開。藹人自去吸了，知道素芬還有些芥蒂，遂又自去開了抽屜，尋著筆硯票頭隨意點幾色菜水。素芬看見，裝做不理。等藹人寫畢，方道：「耐點菜末，阿要先點兩樣來喫夜飯？」藹人忙應說：「好。」另開兩個小碗，素芬叫娘姨拿下樓去令外場叫菜。

正是上燈時候，菜已送來，自己又添上四祇葷碟，於是藹人與素芬對酌閑談。一時復說起屠明珠來，素芬道：「做信人也祇做得個時髦。來啲時髦個辰光，自有多花客人去烘起來。客人末真真叫討氣，一樣一千洋錢，用撥來生意清點個信人，阿要好？用撥仔時髦信人，俚啲覺也勿覺著。價末客人啲定歸要去做時髦信人，情願豁脫仔洋錢去拍俚馬屁。」藹人道：「耐勸說客人討氣，信人也討氣。生意清仔末，隨便啥客人巴結得非凡啲。稍微生意好仔點，難末妍戲子、做恩客纔上個哉，到後來弄得一場無結果。」

素芬道：「妍戲子多花到底少個，故也勸去說俚哉。我看幾個時髦信人，也無啥好結果。耐來裏時髦辰光，揀個靠得住點客人，嫁仔末好哉啲，俚啲纔勿想嫁人。等到年紀大仔點，生意一清仔末，也好哉。」藹人道：「信人嫁人也難。要嫁人，陸裏一個勿想嫁個好客人？碰著仔好客人，俚屋裏大小老婆倒有好幾個來浪，就嫁得去，總也勿稱心個哉。要是無撥啥大小老婆末，客人靠勿住，拿耐衣裳、頭面纔當光仔，再出來做信人。夷場浪常有該號事體。」

素芬道：「我說要搭客人脾氣對末好。脾氣對仔，就窮點，祇要有口飯喫好哉。要是差勿多客人，故末寧可揀個有銅錢點總好點。」藹人笑道：「耐要揀個有銅錢點，像倪是挨勿著個哉。」素芬也笑道：「喫嘍，客氣得來！耐算無銅錢，耐來裏騙啥人嘍？」藹人笑道：「我就有仔銅錢，脾氣勿對，耐也看勿中啲。」素芬道：「耐說說末就說勿連牽哉。」隨取酒壺給藹人篩酒。藹人道：「酒有哉，倪喫飯罷。」

素芬遂喊娘姨拿飯來，並令叫妹子翠芬來同喫。娘姨回說：「翠芬喫過哉。」

藹人、素芬兩人剛喫畢飯，即有一幫打茶會客人上樓，坐在對過空房間裏，隨後復有叫素芬的局票。藹人趁勢要走。素芬知留不住，送至房門。藹人下樓登轎，徑回公館。

次日晚間，免不得請一班好友在林素芬家擺個雙臺，不必細說。

至三月初三，十點鐘時，朱藹人起來，即乘轎往大觀園。祇見門前掛燈結彩，張壽帶著緯帽迎見，稟說：「陳老爺、洪老爺、湯老爺纔來裏哉。」藹人進去廝見，動問諸事，皆已齊備。藹人大喜，乃說道：「價末我到該首去哉，此地奉託三位。」陳小雲、洪善卿、湯嘯庵都說：「應得效勞。」當時藹人復乘轎往鼎車里屠明珠家。

第十八回終。